書傳補商

書傳補商卷之十四

桐城戴鈞衡述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來自奄孔傳以爲成王親政之明年奄人再叛王往伐之而歸鄭氏康成注此上逸篇成王政序以爲此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唐宋諸儒多宗孔傳惟金氏履祥通鑑前篇載多方作于成王五年多士作于七年承用康成之意而五年三年又微有不同迨顧氏炎武始謂言多方在多士前其言曰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
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
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并興而周公東征乃至于
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既克而成
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
于蒲姑是也孔傳以爲奄再叛是拘于篇次先後而
強爲之說也毛氏奇齡曰周公伐奄有三一是相武
王時伐奄孟子所云誅紂三年討其君是也是時奄
助紂爲虐故伐之蓋武王時事而顧氏以周公東征
三年當之謬矣孟子伐奄與誅紂連文戮飛廉滅國

五十皆武王誅紂所及而忽攙成王伐奄于其中將所云相武王丕承哉武王烈皆不可通矣一是周公攝政初年奄與淮夷同三監再叛時又伐奄多士所云昔朕來自奄是也是時管蔡以殷叛而奄與淮夷從之周公東征但取四國君而不及其民故于遷殷時誥多士備述往時愛民之義以爲言此述前伐奄非敘後踐奄也而顧氏以後此之事移之在前反謂多方多士篇第倒亂則又謬矣一是周公從成王居洛之後奄與淮夷又叛公從成王又伐奄書序所云成王踐奄多方所云王來自奄是也踐奄卽薄奄拔

翦古通用玉篇云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謂翦滅
注踐皆爲翦翦殺也史記作殘奄殘亦翦也
其國而遷徙其君其巳遷君蒲姑者正是踐奄事也
而乃以爲踐履之踐解作巡狩又謬矣今案毛辨甚
确而近日宗鄭學者力袒康成之言堅闢傳疏之誤
案皆攷之史記周本紀於作召誥洛誥多士無逸之
後始云東伐淮夷踐奄遷其君蒲姑成王自奄歸在
宗周作多方是多方之來自奄在復政後無疑孔傳
旣符書序又合馬遷其可從一也經云我惟時其戰
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足爲奄人再叛三叛之證此
雖亦可虛說而實以三叛不爲牽強其可從二也多

方果在誅武庚時則經文必與大誥彷彿今絕不言武庚叛逆之事而辭義一與多士相出入則不得謂此爲誅武庚時可知其可從三也且康成之說宗大傳三年踐奄之文也攷大傳於洛誥云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其於成王政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是伏生前後兩云踐奄未必一時果以爲一時則編次大傳者（前儒言大傳是歐陽夏侯等所輯）當列成王政于大誥召誥之前何以亦序在多士無逸之後乎其可從四也又大

傳三年踐奄上文明云周公居攝是其時伐奄周公之事王未嘗往此經明云王來自奄則非前此周公伐奄可知其可從五也又大傳於多方之後次以鮮誓鮮誓卽費誓也費誓言徐戎淮夷并與此前逸篇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是大傳與書序一一脗合其前所謂三年踐奄者蓋如呂氏春秋古樂篇所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踐注云踐往也後所謂踐奄乃是踐滅與前不同故特解之云云是大傳亦明明以爲二事其可從六也又大傳云三年踐奄五年營成周此篇末云爾乃自時洛邑

是此來自奄在作洛後可知不得謂在三年明矣其可從七也從鄭則必倒易篇序從孔則書篇不煩更易其可從八也康成之言似不能無誤然其言曰編篇於此未聞則亦未遽斷爲篇次顛倒前儒之愼也後人必欲袒之爲一孰復經文而細推大傳乎宗周以篇終爾乃自時洛邑推之似指成周爲是傳引呂說得之孔謂鎬京非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推爾之惟與也見酒誥惟亞惟服殷侯與召誥庶殷之殷同

謂衆侯也尹治也降命下教令也見多士傳謂降宥爾
命降古無宥訓且下文乃有不用我降爾命解作降
宥更不可通此言周公述王意誥四國多方之民與
爾衆侯治民者我今大下爾等教令爾應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
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乃爾攸聞

圖天之命篇中三見傳訓圖謀圖度義皆未安此疑
誤字不可強解今聊依傳意釋作儆倖邀求之義二
句傳言商奄辭義鵠突下文惟帝降格云云亦突然

而來無所屬傳謂此上疑有闕文蒙讀孔傳以二句屬夏桀言以惟帝降格于夏緊接爲訓反覆誦之孔當是也王氏充耘曰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所有辭相類疑卽指夏桀此處必有闕錯不可強通洪惟發語詞見咸誥爽推民迪吉康先言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後始言明有夏者倒文也古人文法高妙多如是降格下來也見多士戚言之言猶念也傳訓無憂民之言嫌迂終日者終一日之謂勸勉也本蔡傳迪道也本孔傳言昔者夏桀傲倖圖謀天命不長敬念于社稷祖宗之祀惟上帝降觀于有夏災異示警冀其知改而有夏大其樂逸不肯

憂念于民乃復大肆淫昏求其終一日之內勸勉于天之道而皆不能此爾等所共聞也夫周之伐殷猶殷之伐夏周公首舉夏亡之所以然者以喻殷民使知天命且以喻紂之無道故特告之曰惟爾攸聞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崇猶增也因甲于內亂孔氏讀甲爲夾謂桀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于二亂之內義迂文究傳訓甲爲

始謂其所因則始于內亂解因字亦曲攷疏引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禍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案鄭王讀狎是也甲狎古通用詩芄蘭能不我甲毛傳甲狎也釋文云甲韓詩作狎因重也義猶又內亂猶內禍指妹喜也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自來解者多牽強孫氏星衍曰罔無也丕與不通進者史記呂不韋傳云進用不饒小顏云財也漢書高帝紀蕭何主進注進字本作賮恭與共通舒者困學紀聞曰古文作荼攷工記注云荼古文舒言桀貪無不以財進奉供職大爲荼毒于民也案孫說近是聊從之丕

不古通用[詳王氏經傳釋詞]恭共古一字[見盤庚恭爾事]各舒卽荼

也[左傳魏舒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世本作荼荀子大略諸侯御荼注荼古舒字又考工記弓人斲目必荼禮記玉藻諸侯荼注皆讀爲舒]薛氏季宣書古文作洪荼于民解

以大爲民荼毒此其確證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傳謂

桀飲崇尊用叨懫之民戕害其國今以文義推之非

是蓋如微子小民方興相爲敵仇之義叨亦作饕貪

也[說文饕貪也也又作叨]懫說文作𢘋忿戾也[說文至部引周書日有夏氏之民叨𢘋敎今本多氏字]劓割者殘害之謂此節蓋申言上文圖天

之命云云而實指其事也天命不外乎愛民愛民莫

先于任賢桀之圖天命也不克開關于民生之所附

覩乃大降刑罰日增亂于有夏又狎習于內嬖之亂不能善奉于衆所用以共職者無不惟財貨是奉大爲荼毒于民上有好者下必甚是以有夏之民亦惟以貪饕忿戾相欽尙而殘害于夏邑天於是哀念夏亂爲民求主乃大下光顯休美之命于成湯而使之誅絕有夏也惟進之供而云不克永奉于衆者舉直錯枉民之公心惟進之供是拂民之意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純傳訓大謂天不與桀者大增桀者成義其解以爾多方云云謂桀不能任用義民所恭敬之多士皆虐民者夫棄賢任不肖上文既已言之如傳解則此似贅文橫亙上下不可通竊嘗反覆誦之而知此與下文天惟求爾多方云云之義相爲對照純專也一也國語周語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注純專也淮南子覽冥純溫以淪注純一也不畀純猶言不純畀謂不專畀于湯也義民賢而不得位者多大也史記五帝紀與爲多焉索隱多猶大也又呂覽知度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注多大也享享天命也多享而曰永者天擇一人而受以命必其德可世享而非僅欲其及身享之也恭讀曰共明勉也見洛

誥明作有功保安享養也惟虐之惟讀曰爲見康誥惟咸惟虐至于百爲大不克開者民無所措手足之意呂氏祖謙曰欲耕害其耕欲賈害其賈四向皆窮無一能達也克以爾多方簡以使也見康誥裕乃以民甯簡卽居敬行簡之簡清靜安逸之義周公承上文天降顯休命于成湯而言天之意不專畀于一人也蓋亦當眷顧于爾在下之義民及在職之多士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德不足以承天不能永遠大享天命故不之畀惟夏之供職多士則更大不能黽勉安養于民乃相與爲虐于民使民四向皆窮凡百所爲皆不能達此尤不可

畀者乃惟成湯其德能使爾多方清靜安逸故使之代夏作民主也兩乃惟字兩不克一克字緊相呼應如此推說乃見天命之公天之亡夏也以桀之虐民天之畀湯也以義民多士不克承受之故天非有惡于夏也桀不得不刑殄也天非有私于湯也乃舍湯無可畀也天今之喪殷畀周亦若是也故下文有五年須暇求爾多方云云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此承上湯得天下而遂逃其服民之大端并及後王之服民者而歎紂之不能以失天下也麗卽前所云民之麗慎厥麗者敬其養民之道而無敢忽也傳訓仁者君之所依深誋其所依以勸勉其民反覺揜衍厥民刑用勸與上句對文傳謂民皆儀型而用勸勉承上句說非是蓋民得所養固克用勸刑當其罪亦足勸民桀之失天命也不克開民之麗降罰崇亂湯之慎麗明刑乃所以享天命也湯德多端此特就其反乎桀者言之明德慎罰湯後諸賢王所以得民而享天命之本要囚云云特就慎罰中抽出言之呂氏

祖謙曰赦而民勸猶可也刑而民亦勸則有默行于
刑赦之間者矣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
力束以法制惟勸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自已之意
乃維持長久之道也王氏樵曰要囚之中有情罪已
當當刑殺者有原情可恕當開釋者戮之不當則負
民隱而殺不足以為勸非慎罰也釋之不當則姦人
幸而釋不足以為勸非慎罰也商王之刑戮開釋皆
克用勸為慎罰如此則其明德以為之本者又可知
矣爾辟謂紂也紂之時民則猶是而天命已非由不
明德慎罰之故也以讓如臧武仲以防之以言雖有

多方之可據而弗克享天命也傳引呂說宜玩之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庸釋輕易舍置也見君奭傳訓庸爲用心非是爾辟兼指夏殷之君爾多方亦泛指夏殷之多方言猶上文多方義民指夏言亦稱爾也傳指紂說於下文乃惟有夏乃惟爾商後王隔閡重複矣以爾多方大淫當依孔傳讀句屑楊倞注荀子云雜碎眾多之義屑有

辭者言罪狀雜碎眾多可數猶所謂嘖有煩言也呂氏祖謙曰惡之播于人口者謂之辭方惡之未熟也大者則傳道之瑣屑者猶未暇舉焉其惡既熟則民不堪其虐無復避諱雖瑣屑之惡極口歷數一有辭所謂屑屑有辭也不集于享傳謂不集于享而集于亡義曲而未安竊謂集和也史記康叔世家爲武庚未集索隱集和也漢書燕荊吳傳資天下未集注同享祀也不集于祀謂凶德爲神明之所棄也逸厥逸呂氏祖謙曰言紂于桀之淫泆又加其逸所謂罪浮于桀也案呂說較傳似優今從之蠲烝孔訓絜進于善增善成說傳訓不蠲絜而積惡不烝進而怠惰析字增義亦迂釋文引馬融曰烝升也今取其義讀不蠲烝天句即屬聞于

天也忝天猶登天滔天稽天之類周公先歎息而後宣布王意曰誥告爾多方天之亡夏也非天輕舍夫有夏天之亡殷也非天輕舍夫有殷乃惟爾夏殷之君恃有爾多方之衆大肆淫泆圖謀天命而罪狀雜碎衆多可數也夏殷之罪何如乃惟有夏其謀政也爲鬼神之所怒不能和集于享祀故天降是喪亡而命有邦之諸侯代之乃惟爾商後王更過夏桀之逸其圖政也腥蔑不絜升聞于天故天乃降是喪亡豈天之肯釋之哉夫夏殷之罪多矣而此獨言不集于享不蠲烝天何哉古者帝王之德順乎人而應乎天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爲君者非至德不能格于皇天非至惡亦不致聞于上帝也一舉此而衆惡該之矣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此節傳分三節不如合之爲一文義易明錢氏時曰天非迫遽亡商而興周須待子孫而罔可求爾多方而罔堪然後乃畀我周王者如此罔可罔堪與克堪字相應五年孔謂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孔氏穎達釋之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按無逸文王享國五十年此言九年者謂受西伯之命也

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甯乃惟爾自速辜

此于多方之中專告四國叛民責其已往而警其將來也自篇首至尹爾多方皆統告諸侯眾士茲則將責四國之民故曰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也四國民三字連讀傳訓降爲宥蓋誤讀民命二字爾曷不以下追數四國從叛之罪忱諴也裕道

也開道之義方言裕道也又廣雅亦謂道廣雅與廣同訓牖者開道之義則裕訓道德亦可
訓開道猶迪訓開道又訓道義也夾者左右之義儀禮既夕圖人夾牽之注在左右日
夾介亦夾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介江淮注介夾也又讀曰艾相也見君
奭熙說也古熙怡熙讀通用怡熙皆有喜悅意堯典庶績咸熙釋東命工率作咸喜迪屢
不靜爾心未愛即康誥今惟命不靜未戾厥心迪屢
未同之謂宅讀曰度見大誥圖忱于正傳義未明陳氏
大猷曰自作不典亂綱常之褂荀欲人信以爲正蓋
四國從殷以求與復自以爲正義也教告文書詔令
之類戰要囚謂戰而要囚之也要者要截之謂囚係
也有讀曰又見大誥我降爾命謂今日所降之命令也

速召也爾雅釋言速徵也徵召也是徵速同訓召周公言我今曷敢多有
所告我惟大下教命于爾四國之民爾四國之民何
不誠信開道于爾多方乎何不左右相我周王享天
之命乎我周滅商之後絕不加罪爾等爾皆得居爾
宅耕爾田爾等當知恩意何不順我周王而悅天之
命乎爾乃屢受開迪而猶不安爾乃心未愛慕于我
爾乃不大圖度天命爾乃輕播天命爾乃自作叛逆
不法之事而猶欲以興復大義謀見信于正人君子
我是以時教告之我是以時戰而要囚之業已至于
再矣業已至于三矣使此後乃又不用我降爾命則

我乃其大罰之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安靜也乃惟爾等自召罪戾耳此節文義宜急讀乃明而反覆開導惻怛纏綿不覺其言之冗矣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勸勉有多方士與殷多士也嗚呼猷者猶嗟嗞乎

噫吁嚱重歎詞也臣我監五祀實不可攷孔謂成周時立有監遷民之官五年無過則遷本土此爲謬論傳謂商民已遷洛五年此執吳才老遷殷在洛前之論不可從夏氏僎曰爾多士自周公東征之後奔走臣服于我所立之監今已五年矣蓋周公攝政首年東征東征三年而歸周公攝政凡七年自三年東方之亂既定今是成王即政之明年是五年也案夏說近是錢時薛季宣俱同此意然亦臆揣此說此五祀與前須暇五年當時必實有其數今不可攷矣越惟發語辭與爽惟誕惟迪惟洪惟同臬法也孔傳如此和者順于道也

和自作教之修身也和爾室教之齊家也明爾邑教之治國也尚爾事之尚猶努力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傳尚速有悔于余身注尚猶努力也又楚辭子尚良食注尚強也強亦努力之意周公歎呼爾有多方士及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服于我監已五年矣凡所有爲胥爲伯小大眾多之正爾當無不克用法自有作爲不順于道爾其求順之哉爾之家室有所不睦亦不順于道之故也爾其使順之哉爾邑中大綱小紀粲然明備爾乃可謂克勤乃事也爾庶幾不畏于頑民頑民之不從化多士倡之今乃云爾尚不畏亦云者忠厚之言予以自新之路可轉之機也則以和敬在位又能簡閱于爾邑謀求介助爾乃由

是洛邑庶幾長勸力治爾之田天乃許爾憐爾我有

周乃其大賚賜于爾用簡擇升在王庭簡在王庭對洛邑而言也

果能努力爾事則更將大用使有服在大僚矣呂氏祖謙

曰多士序商民之怨周曰夏迪云云則以大義裁之

此乃以迪簡云云爲勸何也爵位上之所命非下之

可干自其怨望而詐之始息之政畋爾田或疑似對

也示以好惡而勸之善癉之具也

民言非告多士不知古者田皆公家所有民自無田

惟大夫士乃有田以供祭祀楚茨詩咏公卿力于農

事以奉祭祀是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

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

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上文勸之以爵此則戒之以威也享享位也凡民惟曰不享見非一人之私也傳謂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民亦惟曰上不必享與上下文不甚洽爾乃之乃猶若也見盤庚惟逸惟頗之惟讀曰爲見康誥告多士爾不能勉信我之教命爾亦則惟不能享有祿位凡民亦皆將曰汝不宜享祿位也爾若更爲放逸之事偏頗之行大絕遠于王命則是爾多士自取天之威怒我則致天之罰而分離奪取爾土矣不勸忱則祿位莫保猶不致離逖爾土也大遠王命則不惟不克享

矣此立言輕重之序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前言不惟多誥對下四國民言猶言不廣誥也此言不惟多誥篇終辭盡且對下祇告爾命猶言不復多誥也義各有當解經者拘執一說而兩處皆不可通矣祇告爾命祇告爾以天命也承上文天惟畀矜天威天罰而言傳訓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不如訓天命之捷也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敬于和敬與和也卽上文穆穆之意與康誥德之說

于罰之行同孔氏穎達曰凡事有兩端云某及某者行文之常也儀禮多以及爲若如冪用綌若錫之類左傳或以之爲及如皇父之二子封父之繁弱之類書則用于用越敉于和猶言敉與和也君與天越民民亦言天與民也越猶于也

附錄諸家論說

蘇氏軾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

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初定人自脅火中出卽念殷先王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輔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張氏九成曰遺民不忍忘商至于同武庚叛又同奄叛周公于此何不用長平之誅行亡秦之法而區區恃誥戒以感動之煩詞疊語諄諄切切如哲父慈母之訓子孫何其迂闊也自後世觀之疑若不快人意

者夫快意乃秦皇漢武所爲而不快意乃先王所以爲忠厚之道也學者觀先王之道毋于快意中求而自不快意中求之則思過半矣

薛氏季宣曰商人化于紂之威虐已深周公寛而教之優而柔之不聾以威而勤于教懐柔其德性蓋以而後服之也民遷善而遂誠服迄致刑措之美聖人移風易俗寧求一切之近功乎孔子謂必世後仁又曰五誥可以觀仁至矣

呂氏祖謙曰自大誥訖于多方所以經理殷民者何其勞也武王崩成王幼管蔡造禍以喜亂之徒因思

鬱之情乘內亂之隙三者參會故其爲鬬鴟張蟠結
而不可解是固周之不造實則天之大扶持保佑有
周者也人之稚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伐性
傷生者一切不敢萌所以培固眞源克登上壽者少
年多疾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基業可于此占之
又曰多方與多士辭指相出入多士旣遷殷民而獨
告新民者也故其辭略多方旣踐奄而徧誥庶邦者
也故其辭詳
又曰多方之誥主于殷民而徧誥四方何也當時惡
弱者廣今雖平殄然餘邪遺疾猶或在人肺腑恐其

有時而發也於是渙汗大號歷敘天命之公古今之變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國多方咸與聞之大破其疑而深絶其根者蓋在於是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

又曰後世以刑賞爲伯政非王者之事觀周公之待多方先之以介賚之賞後之以離逖之刑申勑明著炳如丹青豈亦伯者之事乎曰周公之所介賚天之所畀矜也周公之所離逖天之所罰也周公何與於其間哉其視伯者區區信必邀民以利驅民以善者大不侔矣然則王者之賞罰天也伯者之賞罰人也

書傳補商卷之十五

桐城戴鈞衡述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玆知恤鮮哉

呂氏祖謙曰常伯常任準人議政而在左右者也綴衣虎賁供役而在左右者也尊卑雖有間然職重者有安危之倚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常伯常任準人即下所謂三宅之事以文意考之

知其任大體重然于三代之書無所見意者公卿輔
相之別名如相相謂之阿衡保衡卿謂之圻父農父㪟
綴衣虎賁特于侍御僕從之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
耳先言休茲而繼以知恤者必知建官制置之美意
然後深以爲恤也常伯常任準人豈高位重祿而已
乎彌綸康濟其職蓋甚休也綴衣虎賁豈奔走承順
已乎薰陶移養其職蓋甚休也築呂意甚善足補傳
義之未備恤憂也如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
禹臯陶爲已憂之類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

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
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
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自此以下周公歷舉知恤者以告成王也此節先言
夏后氏之興亡以知恤不知恤之故迪詞也傳訓蹈
非有室大競傳謂當王室大強之時求賢以爲事天
之實義非不通第求賢豈必待大強之時乎林氏之
奇謂王室之所以大強乃在于求賢俊以尊事上帝
于義爲合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傳屬臣自知九德
言呂氏祖謙屬君言說皆可通而皆未盡合編謂迪

知宜屬臣忱恂于九德之行宜屬君謂臣眞知其君
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舉所知以告敎其后也宅乃
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者言若者可使宅事若
者可使宅牧若者可使宅準惟后有以宅之也謀面
無義民解者不一皆未能確然得其眞傳言若非迪
知忱信九德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德宅而任
之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解謀面迂曲傅會呂
氏祖謙謂謀以博詢之面以親驗之用其大順于德
者如是乃可謂宅人也割茲乃三宅句屬下桀德讀
其解謀面亦迂而茲乃似承上之詞不可割讀錢氏

時謂面見而詢謀之用能大順于德則乃始宅其人爲此乃三宅非細事也豈可無義民乎亦曲而義強此外說者更無可取惟吳氏澄訓面爲向解謀向用大順德之人于義爲順而三宅無義民則依呂氏割屬下讀黃氏度書說亦然蒙謂此處必有譌誤不可強解今聊依吳氏爲說茲乃助詞猶迪惟洪惟不作承上之意弗作之作用也易離明兩作釋文引荀注作用也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注同左氏成八年傳退不作人注亦訓用周公言古之人惟有夏之君其有王室所以大強者由于呼求賢者以尊事上帝故其臣知君誠信于九德之行皆以爲揚爲心乃敢

告敎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曰若之才可宅乃事若之才可宅乃牧若之才可宅乃準是惟后有以宅之矣將言宅事宅牧宅準而先言拜手稽首后矣者致敬以尊禮其君者也數句宜一氣讀乃見史臣文法之妙蓋以謀向用大順德之人則乃所以宅人之道也其後乃三宅無義民則以桀之惡德弗用往昔先王所任之人惟暴德之人是任故喪亡罔後也夏之所以興亡由于知恤不知恤者如此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

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節言商家之興亡由于知恤不知恤也越猶及也陟升也卽汝陟帝位之陟讀屬上爲句釐飭正也堯典允釐百工史記作信飭百官釐降二女于嬀汭史記作飭下二女于嬀汭耿明也楚詞耿止命明命也乃猶其也見盤庚二有字助詞見盤庚不適有居三宅卽上文事牧準也三俊傳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其說始于王氏安石今案三俊疑亦當時官名下文三宅三俊皆對言未必三宅爲官三俊爲空言才德然于傳無據聊從宋儒之說可耳呂氏祖謙曰二俊獻者皆

謂他日次補三宅者漢高儲參陵平勃于身後迄定再世之亂孔明儲琬禕允維于身後亦維持數十年況三代爲天下長慮固宜儲三後以繼三宅也曰讀同越爾雅粵曰也漢書揚雄傳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注越曰也案古粵越曰三字通粵越訓于曰亦訓于見詩閟有桃鄭箋又君奭越我民罔尤違亦或作曰及也見德顯德也古顯見字通漢書注最多羞刑傳訓進任刑戮王氏引之曰刑暴德與下文習逸德正相對爾雅刑法也刑暴德謂效法暴德者其意蓋以暴德逸德皆指紂言刑之習之者皆從紂爲惡者也較傳似捷今從之式商受命傳訓用商所受之命增所成義竊謂式法也言法商家受天命也奄撫也詩韓奕奄受北國毛傳奄撫也周公言桀以無道罔後亦越成湯升帝位大

猶正上天之明命其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職及所用三俊實能就是德而無虛名蓋湯惟敬思乎賢大法乎賢實能用此三宅三俊故其在商邑商邑用以和協其在四方四方用以大法其顯德迫至于受其德強暴不用賢良惟進效法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以行虐于外惟衆學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以耽樂于內故帝大罰之乃使我周有此中夏法商先王之受天命以撫治萬姓也商之所以興亡又由于知恤不知恤如此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此言文武之知恤以有天下也庶常吉士遍言上下之官古八文法參差高妙如是微盧蓋夷國之內屬者烝衆也傳云或以爲夷名此呂氏之說于傳無據

三亳傳謂蒙穀熟偃師三地鄭氏康成則謂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阪尹鄭謂卽三亳之尹以居險故曰阪尹傳謂險危之地封疆之守姚氏巟又以爲商阪之塞謂文王時日闢國百里東及三亳南及商阪之塞命關尹以守邊徼趙氏佑又以爲秦隴多阪由岐豐而言三亳其東界阪其西界皆郊圻封守所當愼者故設尹治之今皆不能凢斷但以理揣之三亳當以鄭說爲長阪尹以傳泛言險阻之地爲是尹字則總承上夷微盧三亳阪說言夷微盧之衆及三亳之地與夫凡阪險之地爲之尹者無不得其

人也王氏樵曰武王伐商微盧嘗從焉爲之置尹如漢爲西域置都護之比不必邊裔如陝之崤函趙之井陘鄭之虎牢皆參錯于五服之閒者克厥宅心之厥句中語助見梓材召誥多士諸篇克宅心能安其心也眞氏德秀曰文王之宅厥心卽大禹之安汝止也心猶水然撓而濁之不見山嶽淵澄弗動毛髮燭焉惟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惟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文王之用人所以皆適其當者由其能宅心之故也傳謂能其三宅之心增文而義亦不明常事司牧人傳以爲卽常任常伯非也孫氏星衍曰常事司牧人撮括上文之官案孫說是也司牧人猶言司牧之

官牧人與準夫任人並言則為三宅單言則祇是牧民之官如呂刑所謂天牧孟子所謂人牧後世所稱牧令而已下文兩有司之牧夫解者必以三宅申之牧夫當之非是以用也有司之牧夫五字連讀義德容德與上文紂用暴德習德正相反對王氏樵曰自其以武定天下謂之功文王之功盛矣而輔之者義德之臣也武王率循而不替焉蓋其爽邦劉敵之臣即戡黎伐崇之彥也自其以文德經天下謂之謀文王之謀大矣而輔之者容德之臣也武王率循而不違焉蓋其稽謀自天之考即秉德迪知之賢也並受丕基者言父子相繼而後克受之也周公既言夏商之知恤遂言及我文王武王克知三宅之心灼見三俊之心上稱天心下合民心其立政也大而任人準夫牧

之三事（錢氏時曰以德言之曰三俊以居言之曰三宅以職言之曰三事）小而近習之臣近而都邑之官遠而諸侯之佐又遠而王官監于四夷及先王舊都與險阻之地者莫非常德吉士所以然者由文王克自宅其心明無不照智無不周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之官而用能俊有德者文王既用之斯專任之故罔攸兼于衆官之號令衆臣之訟獄衆臣之禁戒儲備惟司其事之牧夫訓勑其用命與違命而已庶獄庶愼文王若罔敢知于玆也及乎武王循思文王安撫之功不敢廢其所用義德之士循思文王之謀謨而必從其容德之臣故父子相繼

竝受丕丕之基也文武之以知恤而有天下又如此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此下戒成王宜知恤也孺子王傳及諸家皆以孺子今已爲王爲說竊謂孺子王連讀矣字助詞不爲義以下文成告孺子王推之便見我其立政趙氏佑曰當讀句絕與前之立政後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繼自今立政句法一例立事則指常任卽所云宅乃事也

常任曰立事亦曰任人常伯曰牧亦曰牧人牧夫準人亦曰準夫皆經之變文非有他義案趙說是也宋元明諸儒亦多讀立政絕句以立事準人牧夫爲三宅傳意似以立政立事連讀以理推之立政爲一篇之綱篇中多單提獨舉此處以立事屬上讀則于立政既爲贅文而三宅又缺其一不如從趙說爲優其猶之也（見盤庚其或稽）不若善也（釋詁文）傳訓順以察其所安解之于理雖精而于義爲曲丕乃俾亂者乃使治事也傳訓使展布四體以爲治殊爲迂緩和者均平調劑之謂勿有閒之而繼以一話一言云云者王氏樵

曰人知閒之者小人也而不知閒生于我閒生于我而後人得而入之人主之于賢者雖尊禮委任未衰而意向有不合厥怠有其萌皆閒之所由生也苟議論之閒微有向背一出話一出言不終于專主君子則小人乘閒入之矣周公旣歷舉夏商先王及文武之知恤遂歎呼孺子王繼自今我國家立政于三宅之職我必能灼知其蓄乃使治事輔我受民以調和我之庶獄庶愼是則宜專以信任勿使小人閒之蓋自一話一言之閒我必終思成德之彥以治我所受之民夫一言一話終思成德則小人之閒無自生矣

始也知之明而用無不當既也信之篤而職無不專終也思之深而任無不久人君待賢如是盡矣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此節辭意與前文多復推玩經意以上蓋周公述人言以告王言本周公而云受人者蓋一人言之不如衆人言之為可聽故託言受羣臣意也

以下乃周公覆述前言以申丁甯之意也文子文孫猶言文武之賢子孫也傳謂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似拘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云者教以法文王任賢之專也自古商人至用勱相國家云者言法文王之專任必先法商人文王之于三宅克宅由繹而使國無憸人也今文子文孫云云者言既有吉士則一委之有司而已反復誥誡其詞愈複而其意愈殷矣亦越我周文王立政讀句絕國則罔有立政三句緊承上文讀下義自明傳分二節失之庶獄庶慎庶言三者或舉其二或舉其一史文有詳略之異也

蔡氏卞曰以庶獄庶慎對庶言則獄慎尤重故不及庶言以庶獄對庶慎則庶獄尤重故不及庶慎義或然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業

此推言文武之業不易承必如是而後可云覲揚也向來解者失之所以然者由此節文義既與上下不倫又若啟王以好大喜功之意故諸家曲為之說林氏之奇曰詰戎兵猶除戎器戒不虞之道也晉武帝之去武備唐蕭俛之銷兵則昧夫詰戎兵之道而漢

武帝唐太宗窮兵萬里之外疲弊中國以求四夷之求臣則又失夫詰戎兵之本意矣錢氏時曰詰者責實之名古者井田兵農不分比閭族黨鄉伍兩軍師之制禹迹所歷大抵皆然詰之使治以徧登乎禹迹之內則四方旁行至于海表無有不服言獄而及兵戎推類言之以警成王晏安玩弛之漸也呂氏祖謙曰公非教王用兵恐其晏安而使之自強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于謙抑之中有自強之意也是役也蓋奮張其氣而不使墮偷操握其衆而不使扞格推壓其姦而不使覬覦保治之良圖也古人治兵乃

所以弭兵後世銷兵乃所以召兵也王氏充耘曰歴
禹迹者何巡守也天子之出必有兵衛六軍以隨之
方行天下徧歴四岳也整點軍衛巡行天下足以鎮
歴姦宄坐消禍變所至之處足以見文王之耿光足
以不墜武王之大烈傳者不察其爲巡守而云周公
無故敎成王點兵不知周官所謂撫萬邦巡侯甸四
征弗庭卽可以實此語也案林氏錢氏呂氏三家之
說義善而未安王氏巡狩之言似矣巡守亦常典周
公何必張大其辭且其解覲耿光揚大烈亦拘閡嘗
遍求古訓而知說經者之誤也詰止也易姤象曰后

以施命誥四方釋文云鄭本作誥止也王肅同周禮太宰五曰刑典以詰邦國注詰猶禁也亦止義詰爾戎兵者兵設不用之謂陟訓升有上繼意迹功業也文選弔魏武帝文遺迹頓于促路注迹功業也禹貢所謂聲敎訖于四海者禹之迹也方古通旁見洛誥旁作穆穆說文曰溥也國語齊語以方行于天下注方横也横亦溥義行歷也國語晉語行年五十矣注行歷也溥歷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猶云普天之下莫不率從乃戎兵之所以克止也周公既以文武任賢恤刑之道諄諄爲成王誥矣復言文武之業豈易承哉其必能止爾戎兵以繼禹之功業溥歷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乃可以顯文王之耿光

揚武王之大烈也孺子王可不勉哉解者既不知詰有止訓又以陟迹方行爲四征不庭之謂失之遠矣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此因戒成王并及于後王也呂氏祖謙曰常人之于國也蓋食之穀粟衣之布帛雖無異味異文而有生者常用而不可一日易也然每多重遲木訥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于頰舌之閒故世主惑于取舍而治亂分焉此周公所以慨歎而深致意于卒章歟金氏履祥曰常人儉人二者相反凡儉利便捷者儉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常人如四時有序萬物生

成而莫知爲之者憸人如盛夏騤涼隆冬作燠一時若快人意而民人疾疫生物夭札之患自是滋矣此用人者所當辨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兹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上文以用人告王而特舉庶獄以申戒故此戒後王用人亦特舉庶獄以申戒也聖人治天下用賢之外首重明刑誥戒空言猶恐後王無所遵守故特命太史參取蘇公之獄法酌其中正垂示後王而史臣記其語以終此篇也爾其也不作妆解有讀曰又見誥訣

列布也（廣雅釋詁文）用爲也（荀子富國篇仁人之用國注用爲也）中平正也

周公呼太史而告之曰昔者司寇蘇公敬其用獄故能培長我王國今但以此爲法而又加之以愼以布施爲中正之罰而已

附錄諸家論說

林氏之奇曰常伯常任準人所以與天子圖謀萬幾者固不可以不得人然其朝見也有時至于綴衣虎賁朝夕與王處焉苟非其人則王德以之而盡齊卽墨大夫賢而左右日毀之阿大夫不肖而左右日譽之唐明皇引鑑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

日歎何自戚戚不逐去之以韓休之峭直而左右欲逐去之則褻近者可不謹所擇哉王氏樵曰周公于三宅之外又以近臣為言蓋公卿大臣其內外有限其進退有時惟左右近習人主燕私啟處之際無不與之同焉能蔽其耳目移其心志逢迎以中其欲小廉曲謹以市其信人主一墮其術中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而侍御僕從猶樂于得正人之助後世知此意者諸葛武侯而已漢初此意猶存一二自武帝時內外庭始隔絕為二公卿大臣不復與內政而小人專寵用事于中漸不可制然後知周公之所以保護君心養成聖德者正有在乎此而不可易也

又曰唐姚崇曰今止得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崇以十使猶患不得其人而文武之臣大而任人小而

攜僕內而外朝外而典掌蠻夷莫不得其賢則知天下未嘗無賢特無以作之耳乃謂不可以盡得人無乃厚誣天下之人乎

呂氏祖謙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者也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且立政而後周公不復有書納忠于王此其絕筆也爲治體統固臻其極至于反復申重之意忠愛惇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學者當于言外體之

張氏英曰庶言庶獄庶慎文王罔攸兼且罔攸知以文王之明哲兼之知之豈遽至于過誤而猶且不敢

者蓋雖聖人之聰明兼治萬事不如其專治一事之爲精專治一事者有事之收夫是也人君亦有專治之一事知人善任而已外此皆其出位之謀也古人之言曰君明于音臣恐其聾于官蓋聰明有所用則有所蔽文王且不敢況不及文王者乎

故孔傳訓童稚古童侗字通廣韻未成器之人曰侗童侗同訓古一字列子黃帝狀不必童而智童又云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此以童爲同也禮記祭統鋪筵設同几註同之言詷此以同爲詷也此經侗字說文引作詷釋文載馬本作詷是侗詷又一字也傳訓爲愚由不知侗即童也昏逾者昏迷而踰越也夫人猶言凡人也自亂威儀與冒貢非幾傳義極精以使也見康誥臣不能匡君以道格其非心是即不啻使之也呂氏祖謙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則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或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其天秩本何嘗亂哉威儀失則豈特形于事見于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

有間即非天命已冒進于非幾矣故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案此解自亂與傳小異而皆有至理附錄之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綴衣傳以爲帷幄案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坐上承塵曰帟皆以繒爲之幄帳乃𢅐扆上所張之物王發顧命在此命訖反寢故徹出于庭將欲

爲死備也爰引也說文受部文江氏聲曰桓毛官卑不可

徑迎太子故使引齊侯往迎也南門傳以爲路寢門

天子門皆南向故曰南門迎子釗于南門之外當日

情事不可得而攷孔傳曰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

之尊故出于路寢門外更逆入所以殊之范氏祖禹

曰所以顯之于衆也錢氏時曰天位之重非一家之

私也既崩而出不敢遽居于內嫌于以繼世自處也

既出矣即從南門之外迎入之立嫡承統大公至正

昭示不疑也案諸說亦皆以意度之未知是否姚氏

江氏之說則更穿鑿矣見篇首翼室東夾室也初喪未

爲梁闇故以東夾室爲恤宅地恤宅宗者憂居之主

猶後世所稱祭主也

丁卯命作册度

陳氏大猷曰成王雖有遺命未有册書將傳之康王故作册書紀先王之言以授之因并作受册法度下文升階即位及受同祭饗等其法度也案此釋傳所言册書法度甚明竊謂法度不獨升階即位諸儀凡下文士之所須狄之所設食器兵車之陳莫不先訂于此度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癸酉殯之明日也須材傳謂取材木以供喪用說者謂槨與明器之類錢氏時金氏履祥以爲卽下文陳設器物以今參之喪用之說非不通但此經殯殮之事俱略自作册度以下皆專爲傳顧命而設則此所以命士者恐非槨與明器之類或當如錢氏金氏說也蓋命作册度者總紀應行之事命士須材者總備應用之物凡此皆召公之特命非典禮之常若槨與明器似不待伯相之命矣

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

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陳先王生平之儀飾也顧氏錫疇曰天子朝覲聽
治饗老私燕各有定處平居各因事而設今並設之
以聽神之隨有所憑也傳所稱一依孔傳其以東嚮
西嚮二坐爲在東西廂以西夾南嚮爲在西房夾室
之前似誤王氏鳴盛曰古者人君宮室之制前爲堂
後爲室堂兩旁爲東西夾室卽翼室中有牆以隔之
謂之東西序後室之兩旁則爲東西房室中以東向
爲尊戸在其東牖在其西堂以南向爲尊王位在戸
外之西牖外之東所謂戸牖之閒南嚮之坐也序者

牆之別名古者宮室之內以牆爲隔牆之外卽夾室
堂與夾室共此牆此東嚮西嚮之坐乃在堂上以其
附近東西序故以序言之與夾室無涉傳謂東西廂
非也西夾南嚮者上翼室在堂兩頭如鳥之翼此卽
西翼室也不設東夾坐者康王方恤宅于其中故也
傳以西夾之位在西廂夾室之前故西夾之前卽下
文西堂有冕執鉞者立于此又雜列一席於此何爲
邪案王說當是今從之篾席孔訓桃枝竹傳作桃竹
枝豐席孔訓莞傳作筍皆傳寫之誤陳氏師凱蔡傳
旁通會辨之今當改正至四席鄭氏康成以爲均是

竹席鄭曰篾析竹之次青者底致也篾纖致席也豐席刮凍竹席筍析竹青皮也與孔傳異今不能斷其孰是孔氏穎達曰凡此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爲說耳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此陳先王生平之寶玩也越惟也發語詞見大誥馬氏融謂越地所獻玉以經文推之此與陳寶句乃下文總目不得以爲越所獻也重者陳氏大猷曰玉一璧曰重在西序東序傳訓于東西序坐北者案孔氏穎達曰上云西序東序則序旁已有王坐此

復云在西序東序明于東西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東序也西房東房傳無訓攷孔傳以爲東西夾室王氏鳴盛曰東房西房孔傳以爲卽是東西夾室非也前堂後室古人定制說文云房室在旁也釋名云房旁也在室兩旁也然則夾室在前堂之兩頭房在後室之兩旁是房在夾室後矣攷堂有兩楹其中卽檀弓所謂兩楹閒堂東西牆爲序序外爲夾室自兩楹旁至東西序各廣三分楹閒之一後室之廣如前堂之楹閒是後室較隘于前堂東西房雖當東西夾室後而較廣

于東西夾西房當西夾後以東東房當東夾後以西也房雖與室連比其閒有墉以閒之各不相通故各于南隅設戸以通于堂其後室之中東西北三面皆墉惟南一面東爲戸西爲牖於西房之戸出于西序內室牖之西東房之戸出于東序內室戸之東也其所陳寶物在西房者陳于西房東墉下在東房者陳于東房西墉下各當房戸之直北前堂皆得見之又正與東西之所陳南北相直也案王攷宮室之制精確當從之赤刀大訓諸物鄭康成與傳大同小異今亦不能肊斷矣王氏尚書後案引鄭曰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赤刀者武王誅紂時

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
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
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
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于河
水帝王聖者所受大貝者詩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
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也此鼖非謂攷工
記鼖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
物與周鼖鼓同名耳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
此物者
之名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
在右塾之前

此陳先王生平之車乘也經言四輅漢孔氏以大輅
爲玉輅綴輅爲金輅先輅爲象輅次輅爲木輅鄭氏
以大輅爲玉輅綴輅則玉輅之副以先輅爲象輅次

輅則象輅之副此據周禮疏爲說若尚書疏引鄭說則以先輅爲金輅蓋傳寫之誤觀鄭云王于朝祀周禮巾車云玉輅以祀象輅以朝則不言金輅革輅木輅也其說大同小異

以今推之皆孔穎達所謂各以意說者大輅爲玉輅大戴禮朝事篇與周禮巾車可證先輅爲象輅孔鄭同辭已不知其何據至綴輅次輅孔以爲金輅木輅鄭以爲玉輅象輅之副皆無別證故王氏介甫因古說五輅缺而不備乃㮚木輅爲先輅象輅革輅爲次輅之說蔡傳從之今不能斷其誰是矣宗漢學者必以康成爲是吾不敢信也輅周禮巾車疏引作路案經傳多作路說文云輅車輪前橫木也是路爲正字

輅假字也綴周禮疏作贅二字古通用面孔傳訓前
是也儀禮士冠禮面葉士相見禮結于面聘禮記委
其餘于面鄭注皆訓前儒謂面爲南鄉而面字之本
訓反昧矣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
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
執鋭立于側階

此言先王生平之兵衞也雀弁孔訓雀韋弁今不知
其爲韋與否第雀之義鄭訓赤黑色如雀頭儀禮士

冠禮注同傳訓赤色雀頭非純赤也綦馬鄭本皆作騏騏馬之青黑色者古騏綦二字通用詩其弁伊騏周禮弁師注引作綦疏引此經作騏此當以騏爲正字孔訓鹿子皮不知所本傳于雀弁訓赤色不取韋弁之說于綦弁又取鹿子皮之訓恐兩失之戺廣雅云砌也傳以爲堂廉攷儀禮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東上鄭注側邊曰廉漢書賈誼傳廉遠地則堂高注廉側隅也蓋築土爲堂堂四邊築土較堂稍低而仍遠于地在前曰廉又曰砌即戺也夾兩階戺者蓋兩階左右戺上各一人也在兩旁曰垂在後曰側階孔傳以側階爲北下階上

是也側猶特也儀禮士冠禮側尊一注側猶特也堂北惟一階故曰特當時四人既立于東西階之戺上二人又立于東西夾前之東堂西堂二人又立于東西夾外之垂上則堂之東西南宿衞備矣故此一人執銳立于堂北之特階鄭康成王肅以側階爲東下階夫東垂東堂既各有人立矣何獨于東下階復增一人哉近日祖鄭者必廣徵曲說以是鄭而難孔今雖不能肌斷而孔于情事爲優傳從孔說是也惠戈劉戣諸兵器傳從孔訓與鄭有不同鄭曰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卽今之勾孑戟劉蓋今鑱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孔此七兵或施矜或孔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制

穎達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

知也銳傳從說文作鈗是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此正敘傳顧命之事也同傳從孔訓爵名葢以本經下文推而知之於他書無可證者王氏鳴盛謂卽圭

瓚孫氏星衍以馬融本作銅引白虎通以證其爲圭瓚義或然也王氏曰同蓋圭瓚可盛鬯酒者下文太保以與同秉璋以酢則彼同是璋瓚矣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太保之同既是璋瓚則此同是圭瓚也孫氏曰同今文尚書作銅銅即金也白虎通考黜篇云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是銅即因圭瓚之飾金爲名也瑁說文云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傳顧命必以介圭同瑁進者介圭以鎮國同以酌酒瑁以進嗣王使有天下而朝諸侯也上宗傳訓宗伯鄭曰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玩經文

上宗似卽太宗不得有小宗伯一人在內而同瑁曰
奉則又似不可一人奉者此等處闕疑可也御奉之
以進也末命後命也大卞訓大法者卞古通弁漢書成帝紀贊卞射武戲應劭曰卞射皮弁而射也說文冠字注云弁冕之總名也
從冖從元元亦聲冠有法制從寸弁之可訓法或以
此歟其讀曰豈見酒誥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而句中語助也言眇
眇予末小子豈能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傳訓而爲
如謂如父祖之治四方增文反曲矣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
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

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咤傳訓奠爵當依說文作詫蘇氏軾以咤與下文齊同由不知咤爲詫之段借也以與同秉璋以酢自來解者順經爲釋夫既曰異同又曰秉璋同與璋爲一物乎爲二物乎王氏鳴盛曰上文王受之同圭瓚也此異同璋瓚也秉璋云者以所執之柄而言也已詳上文受宗人同拜太保拜王也王答拜拜太保也傳以爲拜尸代尸拜蓋因君于臣不答拜曲爲解說其實不然燕義君于臣尙有答拜之禮何況傳顧命于先王柩前乎陳氏櫟曰君在廟門外則全于君在廟門內則全于子康王方在廟中

柩前受顧命冢宰以元老大臣受託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康王爲喪主其答拜禮亦宜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答之拜敬大臣卽所以敬先王也宅傳訓居謂太保退居其所增文强說竊恐此爲咤之脫誤蓋奠爵也此節者語無多而儀節煩重當細推之上言秉璋以酢乃虛言報祭此時太保猶在堂下也授宗人同始升堂命小宗伯酌酒也拜王答拜太保將祭而先拜王答拜之也太保受同祭嚌咤受宗人所酌之酒而以祭以嚌以奠于地也授宗人同祭畢而授之使收也拜王答拜告禮成而

復拜王又答拜之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廟門傳以爲路寢門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鄭氏季友曰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禮聘義云三讓而後入廟門所謂廟門但指路寢之門而言周禮司儀載諸侯相見交幣之禮亦有及廟之文今人尚有廟堂廟廊之語則知不必神居而後稱廟也王氏鳴盛曰禮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周之不殯于廟禮有明文此上文陳兵衞于畢門內畢門卽路門則殯在路寢明矣左傳所云不殯于廟則弗致者鄭康成謂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吾友

公殯于曲沃曲沃晉祖廟所在鄭康成謂衰世不遵周法此篇自召羣臣發顧命

及崩而殯于堂上與夫一切陳設并傳顧命時行禮

拜奠皆在路門內直至諸侯出廟門方結過路門內

事經文門三凡見曰逆子釗南門外曰立于畢門之

內曰出廟門俟一指其地位方向而言一指門畢于

此而言一指殯所而言三名一實皆路門也下文王

出亦出路門天子三朝五門臯門內之外朝應門內

之治朝皆平地無堂階自路門以外堂且無之又何

陳設之有故知此皆路門內也

康王之誥

孔氏穎達曰伏生以此篇合于顧命并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于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案馬鄭王當是朱子嘗謂此篇文勢與上相連接蓋亦謂不當于此分篇也今故連錄之于顧命篇後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王出在應門之內治朝也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路門畢門王之出出畢門也在應門之內則治朝矣傳

引鄭氏以雉門居庫門外旣誤其言外朝在路門外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尤誤崇書有天子諸侯各三朝攷足以合經傳異同之說附錄于此其言曰天子五門三朝諸侯三門三朝天子五門自外向內數之一曰皐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皐門內庫門外爲外朝朝士掌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地樹三槐九棘以定三公孤卿大夫公侯伯子男之位設嘉石肺石以待罷民窮民之坐立詢國危於斯詢國遷於斯詢立君於斯決萬民之大獄訟於斯非是則天子不臨是朝庫門內雉門外則右社稷左宗廟之所在也不設朝雉門者中門也闕人掌其禁凡民不得入焉以其居五門之中特設兩觀爾雅釋宮所謂闕也周官冢宰所謂象魏皆是門也自雉門而進爲應門釋宮所謂正門也郭注謂之朝門又自是而進爲路門書顧命所謂畢門地官師氏所謂虎門也又曰寢門路門外爲治朝即正朝也司士掌其位宰夫掌其法太僕正王之位王日視朝於斯路門內爲燕朝即路寢也族人朝於斯王圖宗人嘉事於斯王與諸臣謀國事於斯時

而燕飲羣臣習射於斯故分三朝言之則最外者外朝居中者治朝最內者燕朝以燕朝對治朝言之則治朝亦曰外朝文王世子云朝於內朝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是也以外朝對治朝言之則治朝又曰內朝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是也外朝治朝皆平廷無堂惟燕朝乃有堂耳釋傳凡言燕朝者皆燕朝也諸侯之三朝亦同於天子但於五門少異應而獨有庫雉路故其外朝在庫門內治朝在雉門內燕朝在路門內此天子諸侯三朝之大略也至說者或謂以天子雉門在庫門外或誤以諸侯有皐應與路而無庫雉是皆先儒所已詳辨明晰者茲不贅云

畢公率東方諸侯傳謂其繼周公爲東伯其說本之王肅以事情揆之當然路門外即應門上文云諸侯出廟門俟則似俟之于應門內矣茲乃復云入應門者則知出廟門俟謂由廟門而出于外非即于廟門外俟也布乘

黃朱傳既從孔謂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又謂或曰黃朱若熊罴之黃之類鄭康成又謂此杞宋二公享王之幣下文所云奉圭兼幣即此以蒙推之當時侯甸邦衛諸君咸在若云各陳四馬不惟馬非羣侯所得陳亦恐治朝無地可容若止言二公之幣不惟挂漏羣侯于經文皆字總承西方東方諸侯而言者先不可通錢氏時曰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說者謂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二王之後用圭璋如此則用圭而以馬者二王之後也黃朱葢雜言諸侯之他幣如熊

厥玄黃之類案傳引或說蓋卽此也布乘者二王之
後布黃朱者藩侯之幣所謂擯奠者也賓讀曰擯孔
氏廣森曰覲禮曰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注嗇夫爲末
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又曰侯
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注謁猶告也然
則王見諸侯皆擯者傳辭古字多省玉藻必與公士
爲賓卽通作擯而多士篇予惟四方罔攸賓徐仙民
依馬義音擯却之擯此于本經有可證者案孔說是
也傳以諸侯爲賓則賓稱二字似贅文矣鄭以二王
之後爲賓義尤挂漏史記二公率西方東方諸侯皆

陳列乘馬及元黃雜幣于庭擯者乃言諸侯奉圭兼幣兼述其辭曰一二臣衛敢各執其壤地所出以爲贄王鳴盛曰執壤地所出者正覲禮所云惟國所有朝事儀所云奉地所出也于是諸侯皆再拜稽首致敬盡禮王于義嗣前王之德遂答拜焉義嗣德三字孔氏穎達曰史言王答拜之意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答其拜自許與諸侯爲主也傳引吳氏之義亦精當參玩之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

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咸進相揖者呂氏祖謙曰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也誕受羑若傳引二說皆迂金氏履祥曰羑說文即誘字羑若謂天之陰誘助順也案金說似捷細推之誘順二字終不連綴謂羑與牖誘皆一字史記殷本紀紂囚西伯羑里正義曰羑一作牖淮南氾論悔不誅文王于羑里注羑古牖字牖誘經傳通用教也導也引也進也羑之訓道蓋導引之義孔傳謂大受天道而順之以爲道德誤矣馬注亦訓道未詳其解說文云羑進善也今取其義不取其詁若善也

見前誕受羑若者大受誘善之謂太保欲王受善故開口以文武受善為言克恤西土恤安也漢書韋元成傳恤我九列注恤安也言文武大受誘善克安西土加以成王賞罰畢當然後戡定功業施遺後人則王業之不易可知矣所以深起今王之敬也張皇六師張大也皇正也爾雅釋言文穆天子傳皇我萬民注正也朱子曰古者兵藏于農張皇六師只是整理民衆底意思卽大正之義也訓皇為大則不免有語病矣張氏九成曰新王卽位元老大臣當以道德進戒乃先以賞罰六師言何也曰周自祖宗以來仁深澤厚規模已定惟商民猶伺閒隙欲逞其

禍元老深謀遠慮不得已而及此是說也施于康王之時則可不可泛言之于新王之前也金氏履祥曰六師謂天子六軍猶云萬乘爾張皇六師卽云振天子之職也然武備亦承平易弛之事諸公旣言受命之功故于此又特言之張不弛其備不輕其事也案二說與傳守成之世云云皆說經之善者不可不知然苟訓皇爲正則不待斡旋其義而亦無大弊矣寡命猶言特命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

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報猶復也因羣公之誥而報之故曰報誥丕平富三句最爲難解傳謂溥博均平薄斂賦民德之廣也不務咎惡輕省刑罰罰之謹也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故光輝發越昭明天下似不免增文曲說此外說者各異亦未有恰當無可議者今聊以鄙意釋之丕平富者大均其樂利也不務咎者務求也呂覽孝行

謂務其人也在務猶求也謂不求人之罪過也底至齊信者推極

吾之忠信也孔傳致行至中信之道齊訓中古中忠一字用端命于上帝

端命猶基命也基爾雅釋詁始也家語禮運五行之端注始也傳訓正命猶

未捷在顧在也王氏念孫曰吳語昔吾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予一人即此在字義襄二十六年左傳衛獻公使讓太收文子曰吾子獨不在寡人義亦同尚胥暨顧綏

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十四字作一句讀胥相暨與

也顧猶念也禮記大學顧諟天之明命鄭注顧念也詩那顧予烝嘗鄭箋顧猶念也綏

讀曰綏繼也王氏引之曰綏與綏古通用爾雅曰綏繼也說苑指武篇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道應篇繼作綏皆其證也言當相與思念繼爾先公之臣服

于我先王也傳訓綏爲安非是恤安也若善也均見上

奉恤厥若者承安其善中心樂善之謂也傳訓奉上憂勤其順承之義曲矞爾雅釋言云穉也康王因羣臣進誥乃言曰庶邦侯甸男衛之君惟余一人釗復誥汝等昔我先君文武大均其樂利于民不求人之罪過惟推極忠信以昭明于天下當其時亦有如熊如羆之臣忠忱不二心之臣輔治王家用能基命于上帝皇天因順其道付畀之以四方乃復命建置侯邦樹立屏藩以顧在我後世之子孫今余一二伯父皆先王所建樹而當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之子孫也尚相與思念繼爾先公之所以臣服于先王者

雖爾之身在外爾之心莫不在王室各宜承安其善無遺我稚子羞也

蘇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此篇吉服傳命釋冕反喪自宋儒孫莘老始議其非東坡蘇氏從而推說之遂爲千古一大疑案傳取蘇說載于篇所以明大義維禮敎也而此外爲之辨者其義皆不足以勝蘇故傳悉不取然而學者不可不參觀之也葉氏夢得曰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卽位猶有三監淮夷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況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

之宜而遠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故不得不以冕服以爲常禮不可也以爲非禮亦不可也傳及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爲然後知二書之錄于經非孔子不能權之于道以盡萬世之變也林氏之奇曰顧命之書或疑召公不當出康王于外而逆之康王不當吉服以朝諸侯爲此言者蓋不思耳夫天子爲天下主固當與天下共之苟立之于次則宦人女子得以乘閒投隙而搖國本

顧命之書萬世之明訓也成王寢疾則親見羣臣告以元子釗之宜承大統其崩也大保則顯逆之于寢門之外復率諸侯而朝之蓋所以顯示萬姓杜絕姦萌史官詳載之以爲後世法也秦始皇之于扶蘇豈有異志惟不能顯示于天下李斯又不能顯而立之故趙高胡亥得以亂之論者不此之慮而謂其不當釋喪服此不知變之論也呂氏祖謙曰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殁伊尹遽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

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臣之戒于宅卹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爲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邪陳氏傅良曰召公畢公皆盛德又老于更事者豈不知禮蓋其身先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于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乎殆哉故于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册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慮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于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于一人之擁奪禍天下國家

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陳氏櫟曰召公在當時必有不得已懲創于往事而不敢輕者觀其布置舉錯重大周密徵召會集翕合安徐若臨大敵當大難然諸侯咸在或謂問疾者尚留而因受其朝非也觀其言曰庶邦侯甸男衛曰率西方諸侯入左率東方諸侯入右則徵召于既崩之餘翕集于一旬之內可見又觀張皇六師一語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紀載始末節節備具前後五十六篇紀載無似此之詳者案諸家發明召公行權之義至矣盡矣然當日情事終

不可知謂爲非禮邪以召公大賢而行之孔子大聖
而錄之斷不敢譏其失禮謂爲合禮邪君父新崩臣
子擗踊哭泣時也吉服傳命且祭且饗且齊且朝諸
侯于情安乎以爲懲成王初立之難故爲正始之舉
邪此時天下承平者三十餘年復有何難即使有之
召公獨無術以處此而必藉此傳顧命不合典禮之
虛文以杜變弭釁乎以爲防宦寺竊位之禍邪此乃
秦漢以後所有之事三代未前聞也召公又何必作
此失禮之行以預防天下後世之變乎蒙謂必求其
義則止以朱子答潘子善之言爲正朱子曰天子諸

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王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案朱子之意不以爲召公之行權而以爲國家之典禮其論正大予嘗觀白虎通之論此篇及南史沈文阿之議足以羽翼朱子此言近儒閻若璩曰蘇氏之論雖程朱何以加諸而案之

于禮亦未盡然也喪三年不祭矣若既殯後天地社稷之祭猶越紼而行事蓋不敢以卑廢尊漢志引古文伊訓以爲太甲當喪越茀行事是其證也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蓋不獨王被大裘龍衮戴冕璪抑且合畿內臣庶雖有私喪之服盡釋之而卽吉以聽命乎上其嚴于事天如此推之于地與社若稷一歲之間蓋不皆舉矣服亦屢屢釋矣先王豈爲其薄哉儲君初卽天子位身爲天地社稷之主上承祖宗世繫之重蓋國大事莫踰于此縱遭親喪猶向所謂卑者爾其可不如事天地社稷而一暫釋其服邪

閻氏此論亦足爲朱子之輔然則吉服傳顧命或周家有此典禮亦未可知而惜乎典籍無徵不足以破萬世之疑故朱子雖答潘云云而他日又言康王釋斬衰而服衮冕于禮爲非孔子取之不知何意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是朱子于此迄無定論好學者亦并存其說覩之而已若顧氏炎武以顧命爲有脫簡謂狄設黼扆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以下記明年正月康王卽位告廟朝諸侯之事又以畢門不可言于廟中遂以狄設黼扆以下爲陳之于朝王麻冕黼裳以下爲行之于廟牽就委曲不及朱

子之說遠甚吾鄉姚氏鼐又以爲顧命之冊實受之廟非受之于殯宮受之廟則不可凶服不可不祭受之殯宮則不可吉服不可以祭而知畢門之不可爲廟中則遂以穀梁之祭門解之又知諸儒行權之說有未安遂因恐不獲誓言嗣及逆子釗南門外之文揣爲是時成王朝諸侯卒于東都太子不在側故特迎之特傳顧命于廟皆强詞傅會不惟不及朱子之論亦并不如諸儒之言行權者矣

附錄諸家論說

林氏之奇曰後世人君將託後嗣惟召大臣數人謂

之顧命之臣如漢武命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宏羊宣帝命史高蕭望之周堪其他不得與焉晉陶侃至以不與顧命之故怨朝廷不肯救蘇峻之亂皆非先王意也

又曰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人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諸宮中而立之出于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東漢自孝殤以降國嗣之立非出于外戚則出于宦官唐自穆宗八世爲宦官立者七君其本半由人君欲其身永享天祿以繼嗣爲不祥之

事而深諱之一旦倉卒之際夜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爲嗣則羣臣皆拱手而待命亦有嫡嗣雖立不能屬于大臣倉卒之際廢立紛然觀諸此然後知顧命之書誠萬世帝王之法也

錢氏時曰堯舜遜禪無顧命之可言禹湯文武亦未嘗有此故事予以見世變之日下而夀終爲後世子孫慮者益不如古矣是可歎也及至後世所謂顧命則又有出成王防慮之所不及者嗚呼安得召畢而命之也哉

呂氏祖謙曰成王甲子之命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

以致其潔冠服以致其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
眾之敬不以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歿固炯然也
惟善治氣者爲能歷疾病而不惰惟善養心者爲能
臨死生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又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
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齋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
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
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
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于復古者當
深繹也

王氏炎曰成王幼立二叔流言王不無疑則其性非卓然高明也臨歿之際乃能如此得非周召師保輔翼教誨有以養成其德而志氣清明如是乎愚知三代而下人主天資未必不及古人而德不逮者無古帝王之學也

書傳補商卷之十七

桐城戴鈞衡述

呂刑

呂刑一篇傳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以示戒此本朱子之意作傳之若精當不易及反復經文辭意一皆出于至誠惻怛哀矜不忍之心意穆王甫侯當日實以刑辟煩多漸流殘忍故特斟酌重輕詳定贖刑以救當時之弊非必以財匱民勞爲此斂財術也宋儒林氏之奇錢氏時皆稱穆王甫侯之

賢明儒及　國朝說經者亦多不取傳說蒙嘗思之謂呂刑非先王之法則可謂爲穆王不應作贖刑則不可古今時勢不能皆同王者政刑不能無異故在三代以前不必有贖刑三代以後不可有贖刑惟三代之季不可無贖刑何也上世教化修明人心渾樸犯法者稀第設五刑以處梗頑不帥教之夫而千萬人中犯者無一二也何必設立贖之一法以開罪人倖生之路哉虞廷金作贖刑蓋聖人恩周意盡施法外之仁以情事攷之其時非須此也夏商之時不可攷矣或據伏生大傳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之文謂夏有贖刑予謂此恐大傳誤依書序

訓夏贖刑而爲之說不足爲據也　周初定制卽有贖刑周禮職金曰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司圜曰其罰人也不虧財蓋自商季以來人心日趨于詐僞重貨財而輕犯法王者于此蓋是以五刑處之則斷劓殺傷多有不忍不以五刑處之則法廢而犯者日多聖人不得已而立贖之之法罪實者不得倖逃罪虛者得以全釋界乎虛實之閒罪之不可釋之不能者則一處之以此上以備國家兵用之需下亦使民情吝貨財而相戒不入于法大司寇令民入束矢入鈞金而後聽訟皆此意也非欲以法攫民財也穆王之作贖刑蓋

本國家之成憲而從而加詳者也當是時也井田之法未壞民無貧富之懸殊選舉之制得人吏無高下之任意故其法可行行之有益于民生而無害于風化東遷以後典章日弛人事日非迨秦有天下而古今大局截然一變先王大經大法如井田封建且不可行于後世矣豈獨一贖刑哉此蕭望之所以爭也後儒因贖刑之法不可行于後世遂議及呂刑之非而一二取呂刑者又謂此先王仁至義盡之法皆未通觀古今之形勢而各主一偏之見非篤論也馬氏貴與曰呂刑一書蔡氏謂穆王巡游無度爲此一切

斂財之計愚以爲未然孰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以下猶使人感動且拳拳乎富貨之戒則其不爲斂財設也審矣鬻獄末世暴君汚吏之所爲而謂穆王爲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謂贖者意自有在學者惟不詳考之爾其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蓋謂犯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鍰以示罰爾繼之曰閱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五刑之屬至于三千若一按之法而行之則舉足觸罪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姑以大辟言之夫所犯至死而聽其贖金

以免誠不可也然大辟之屬二百豈一無疑赦而在可議之列者如漢世將帥出師失期之類于法皆死而贖爲庶人亦其遺意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等一法也罰贖亦一法也虞書罪疑惟輕此書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降等法也虞書金作贖刑此書五刑之贖罰贖法也固並行而不悖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呂命猶言命呂言命呂侯作贖刑時王年已百歲矣史記周本紀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立五十五年崩或謂穆王在位百年不可信耄荒宜依

蘇氏分屬上下句讀朱子亦嘗取之傳引蘇說于後
而從孔讀耄荒者彼以穆王爲權術斂財故謂史氏
特先著此二字賢則不然耄年老之稱無貶義說詳微子

吾家詰謹也周禮大司寇佐王刑邦
耄國詰四方注詰謹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
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
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
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
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
惟腥

蚩尤苗民孔鄭之說各異代遠年湮不能肌斷且非說經要義故傳不著一辭今但就經釋經經文明曰蚩尤苗民何必以九黎爲說乎若惟也若古有訓猶言惟古有言也鴟義傳云以鴟張跋扈爲義迂曲而于上下字義不倫吾友方宗誠曰鴟梟賊鳥也古人謂害義者曰鴟張又曰梟張姦宄之鴟義蓋賊義之謂姦宄史記後漢書引書多作奸軌蓋干犯軌法也案方說近理今從之矯虔傳訓矯詐虔劉二義不相類漢書武帝紀云矯虔吏因勢侵暴注引韋昭曰詐稱爲矯強取爲虔大約皆侵暴事也苗民猶苗人古民

人字通苗民弗用靈云云當緊承蚩尤作亂云云讀下蓋因言刑而溯始作五刑之苗民因言苗民作五刑而溯始導民惡之蚩尤苗民于蚩尤爲後裔如鄭說與否不可知其相繼爲國君則可知也自注家分蚩尤苗民各自爲節以蚩尤爲作亂之始苗民爲淫刑之始兩兩對言而蚩尤一節殊爲贅設宜朱子亦疑穆王說得散漫也五虐之刑言五等殘害肢體之刑（墨子引作五殺之刑）非暴虐也苗民之虐在弗用靈殺無辜并制罔差不得以制五刑爲害後儒或疑苗民虐刑帝王不宜遵用或謂古自有五刑苗民更加慘虐夫

經文明曰作五虐之刑曰始爲劓刵椓黥則五刑非始于苗民而何秦改封建爲郡縣遂爲三代後天下之定制不得因苗民而疑五刑不可遵用也且五刑不始于苗民穆王又何爲引之乎曰法云者言以此爲定法也淫大也越兹猶于此也麗刑犯罪者也制截制也禮郊特牲主人親制其肝注制割也月令注制肺及心肝爲俎疏制謂截割有辭有理可言者孔傳所謂有直辭也民興胥漸以下言苗刑愈虐而民愈亂方告無辜之方並也見微子穆王之意若曰惟古有言蚩尤惟始作亂大變上世渾厚敦龐之習遂乃延及于平善之民罔不爲寇爲賊書

義干法爭奪攘竊詐稱強取苗人承蚩尤之後弗能以善化之但制以刑乃作五等殘害肢體之刑著以爲法殺戮無辜大作劓鼻刵耳椓陰黥面之法于此麗刑之民一幷截割雖無罪者不加差別故其時之民互相漸染泯泯而昏棼棼而亂罔有處于誠信之中者徒以反覆詛盟爲事于是虐威衆被戮者並告無辜于天天乃監視下民罔有馨香之德但刑戮之發聞腥穢而已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

常鰥寡無蓋皇帝淸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皇帝孔以爲堯傳以爲舜攷禮表記引此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是乎此傳之確證不獨命伯夷禹稷皐陶皆舜之事也然竄三苗在舜攝位時則卽以爲堯亦可玩康成注意以皇帝爲顓頊下文皇帝爲帝堯依順國語爲說今不從

絕地天通傳引呂說極精蓋治世善惡分明人惟盡之人事亂世禍福顚倒人不得不希冀于鬼神妖由人興邪自心造久之亦似有降格于天地閒者三苗以詛盟爲事是聽命于神也聽命于神則

姦民緣以作姦愚民溺而愈甚人心風俗日即昏迷聖人知此風不革欲驟導以禮義不可入也有重黎者司天地之官掌鬼神之事故特先命重黎禁邪術杜淫祀斥巫史輸以杳冥之不可憑空虛之實無有物以破其癡迷愚妄而後命羣后諸臣輔助常道伸其曲直曲直亂則常道失而民多沉冤曲直明則常道得而民無遏抑此鰥寡之所以無蓋也鰥寡者無辜中之最可憫者也鰥寡無蓋則無復有蓋矣皇帝清問下民蓋既滅苗民之後安撫百姓而鰥寡猶追數苗民之罪也此節承上文庶戮告無辜于天而言

皇帝仰承天意伐暴以威滅絕苗民無使有嗣于後

遂乃命重黎正其風化命羣后及在下諸臣乃命二字直冠羣后爲義明明輔助常道昭雪鰥寡之情使無蓋蔽皇帝

復自淸問下民安撫慰勞鰥寡猶追數苗民之罪見

平民之怨苗者深而感皇帝者大也由是德威所及

而向之無忌憚者莫不畏矣德明所照而向之處幽

枉者莫不明矣此二句乃總承上文之詞遏絕苗民

所謂德威也淸問鰥寡所謂德明也向來解者以分

節失之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

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
百姓于刑之中以敎祗德
恤愼也見多士恤祀功事也傳訓憂民之功義曲折民惟
刑舊解皆以爲刑罰之刑夫下文始言士制百姓于
刑之中此三后乃敎民安民養民之事不宜插入刑
言且伯夷何嘗兼刑官乎說者或謂敎民以禮折絕
斯民入刑之路其意巧而實迂竊謂刑法也卽典也
詩曰尙有典刑折讀曰制論語顏淵片言折獄者鄭注魯論折爲制墨子引呂
刑制以刑作折則刑文選羽獵賦不折中以泉臺注引韋昭制或爲折又張景陽雜詩制勝在樽俎注引
李奇漢書注制折也陶潛詩曰伯夷降典制民惟刑是折制古

通用也制民者禮所謂固肌膚束筋骸之謂惟猶以也王氏引之曰惟有以訓盤庚曰亦惟汝故詩狡童曰維子之故曰惟有以訓盤庚曰亦惟汝故詩狡童

故五年曰桓莊之族何罪左傳曰冀之既病則亦惟君

而以爲戮不惟偪乎是也言伯夷降布典禮制民以

軌法也主名山川者分疆域表鎭望禹貢所謂奠高

山大川爾雅所謂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惟

殷于民惟猶乃也殷衆也富也言三后成功民生日

蕃而民財日足也士者堯典云臯陶作士于刑之中

傳謂制百姓于刑辟之中非是王氏充耘曰刑失之

重則傷于苛暴而民無所措手足失之輕則流于姑

息而惡者無所懲惟酌其中則能使人畏服而不敢

犯今宗王說是也後漢書梁統傳統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民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五刑始作于苗民而用之多失其中又弗用善以化民而專用殺戮皇帝既憖三苗之後先命三后敎民安民養民而後命皐陶卽苗民所作之五刑審度而得其中敎民祇敬于德夫蚩尤始作兵而聖王卽用以爲安民之具苗民始作刑而聖王卽用以爲弼敎之端故曰不得以五刑作始苗民而疑聖人不宜承用也且曰制百姓于刑之中卽繼曰以敎祇德則所以立刑之意可思矣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前既歷敘制刑之由此則永歎其君臣之德與不得已用刑之心也穆穆在上謂皇帝也明明在下謂三后與士也罔不惟德之勤仍宜屬在上在下者說傳釋以民則下文明于刑之中不得不增如是而猶有未化云云矣訖終也富福也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大雅瞻卬篇何神不富毛傳富福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勞則富盧辯注曰躬勞終福古福富一字謙象傳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本作富王氏引之曰威福相對為文言非終于立威惟

終于作福也案王說是也辟者所以止辟刑者期于無刑後人稱囹圄爲福堂卽此義也傳以權勢釋威貨賄釋富不惟帝世未必有權勢貨賄之事以納賄釋富亦于古無徵下文庶威奪貨惟內惟貨言貨不言富也敬忌敬畏也擇言猶敗言也王氏引之曰擇讀爲殬殬敗也殬斁擇古音並同孝經口無擇言行無擇行太元元掜曰言正則無擇法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蓋皆訓爲敗也惟克天德惟猶乃也克肩任也此節承上言制刑既得其中方其時也在上之皇帝穆穆而和敬在下之羣后明明而精白光輝昭著于四方而猶莫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大中至正之刑用以治民而輔

其常性其典獄也不終于立威惟終于作福敬之畏之刑無可議罔有敗言在其身如此乃可肩任天德自造大命而配享天祿于下矣夫苗民虐刑則無世在下是帝慎刑乃可配享在下刑之關係于人國家者大矣哉穆王將作贖刑而追敘掀刑之始及唐虞之慎刑者如此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播刑之迪舊解俱以爲刑罰之刑傳所以疑伯夷嘗
時或兼刑官也竊謂此與上折民惟刑皆典刑也典
禮之作始自伯夷後王雖歷有損益類皆祖伯夷之
遺制誥司政典獄不舉臯陶而舉伯夷者以禮教宜
先于刑罰教之不改而後可用刑也之猶是也見盤庚
迪蹈也孔傳常訓惟時苗民以下宜一氣讀言爾所當懲
者此也庶威奪貨謂衆虐奪人之貨財者傳謂貴者
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蓋因上文解威富云云而
爲此説于文義不合㽞貨也見酒誥王歎告四方司政
典獄之人非爾等代天牧民乎今爾何所監視非是

伯夷所布之典刑是蹈乎其今爾何所懲惟是三苗之君不察實于獄之附麗妄加殺戮又不擇善人觀省于五刑而求得其中惟是衆暴虐貪賄之人斷制五刑以擾亂無罪于是上帝不貸降咎于苗苗民無可解說于罪乃至殄絶厥世此爾等所當懲也觀此數苗民之惡曰匪察于獄曰罔擇吉人曰庶威奪貨以亂無辜曰觀于五刑之中曰斷制五刑則知苗民之五刑非不可用惟用之失其中而已以此愈知五刑之始于苗民而帝王遂承用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

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

上告異姓此告同姓也非必盡指諸侯傳義似拘林氏之奇曰王之同姓有其父行者有其兄弟行者有其子孫行者伯仲叔季其長少之稱子孫故以幼童稱之穆王享國百年故或有其子孫行也格命傳訓至命義不明竊謂格讀曰嘏儀禮士冠禮孝友時格注今文格爲嘏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注古文嘏爲格古格嘏假三字經傳互相通用者多矣固也長也玉篇文嘏

之爲長禮郊特牲儀禮特牲饋食禮注皆然今取固義禮學記則扞格而不勝疏云格謂堅强則格亦有固義猶君奭言固命召誥言永命也逸周書皇門篇用能承天嘏命彼自訓大王氏引之取以釋此非天子不可言大命也今爾罔不由慰至在人云云傳義不無委曲此外說者各異亦皆可通皆未有恰當而無可議者今概不取一依漢儒舊說釋之曰勤孔傳本作曰勤孔云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其意未明今申之曰由自也或讀曰有見盤庚當時刑獄之官盡多苟且因循不肯盡心推求多失出失入之事故穆王首揭其隱而敎之以勤然而勤不惟其口惟其心也王之意謂今

爾等罔不自安雖有曉曾言其勤爾罔有中心戒不
勤者不戒不勤則雖口日言勤何益哉天齊于民云
云宜依後漢書楊賜傳義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
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
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易以此而觀天之與人
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
細玩賜意蓋言天符乎人感應甚速彼注竊取孔傳
之義釋之與上文所言毫不相合竊謂齊同也襄公二十
二年左傳曰以受齊盟注齊同也國語楚語民
瀆齊盟楚詞雲中君與日月兮齊光注皆訓同
于卽
古于乎一字呂氏春秋審應篇曰然則先生聖
乎也于高注于乎也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

平釋文平本作于論語孝惟孝釋文石經並作于俾從也見君奭終保全祿位也孔疏云墜失天命是不爲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爲天所終今用其義非不也禮檀弓下非刀七是共疏引皇氏云非不也漢書陳餘傳陳王非必立六國後注同言天心同乎民心其從我也止在一日之間其幾甚速民不從斯天不從則不能終其祿位矣民從斯天亦從則能終其祿位矣不終與能終仍在人不在天也天齊于民即天與人符之謂俾我一日即未形顏色五星推移陰陽變易之義史稱賜通尚書桓君章句其作乎作人作假者假讀格至也疑亦有從義蓋今文尚書之不同而其義則漢儒之古義近漢學家徒欲援賜傳以改經字而未嘗

有深思其義者也雖畏勿畏雖休勿休傳以辟訓畏以宥訓休皆不免于強此外說者亦多惟吾友文漢光曰雖畏勿畏不爲威屈不爲勢奪也雖休勿休休讀休戚之休喜也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此義親切今取之王告同姓大小諸臣言爾等咸聽朕言庶有堅固長遠之命今爾等罔不自安口雖言勤而心則罔有以不勤爲戒者夫天道無常同乎民心其從我也在一日之閒感應甚速不能保全祿位與能保全祿位在人之自盡而已爾等尚其敬迎天命以承奉我一人雖有可畏爾當執法而勿以爲畏雖有

可喜爾當哀矜而勿以爲喜惟敬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天子慶于上兆民賴于下其國家之安甯乃可永矣天齊于民四語泛言天道感應之速上承庶有格命下起敬逆天命文法高妙義亦精微自來說經莫有及者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祥古通詳見君奭後漢書劉愷曰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李賢注尚書曰告爾詳刑鄭元注云詳審察之也是鄭本作詳今從之傳義亢曲度者熟審詳商之意及

傳訓逮稚不可易說文及逮也管子立政罰有罪不
獨及注及蔡與也蘇氏軾曰罪非已造爲人所累者
曰及秦漢之閒謂之逮獄吏以不逮支蘖爲忠以多
逮廣繫爲利故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
短咸寄于此故曰何度非及度其非同惡者則勿逮
可也吳氏澄曰及謂刑之所加猶罪及爾身之及朱
氏祖義曰何所裁度豈非欲情與罪相及之罪與
法相及乎蓋情或不然而罪之狀乃然罪或不然而
法之加乃然皆非所謂及也案此解亦曲史記引此
作何居非其宜惡子尙賢篇引此更
多異字近漢學家據以改經妄矣王歎呼衆諸侯
來前告爾等宜審察于刑在今爾安百姓之道何者
當擇非典獄之人乎何者當敬非用刑之事乎何者

當度非逮及之人乎林氏之奇曰曾博士曰上旣言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則非能敬刑也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則非能擇人也斷制五刑以亂無辜則非能度刑也旣告之以所懲者如彼則其所當爲者宜若是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師士師也傳以師爲衆古者疑獄乃與衆共聽弊獄訟于朝乃羣士司刑咸在非一切獄訟皆需衆聽也此處解師爲衆則下文簡孚有衆爲複且五刑之疑

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與此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畱同重贅不可通矣簡孚核信也猶下文閱實之義正質也士師不能自操律令因情求法故曰正五刑不簡謂質之五刑之中有不核實也服慊也閻策恭兼勝而不驕故能服世法服慊也五罰不服謂質之五罰之中心有不慊也正于五過則赦之矣此言士師詳刑之道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上言士師之聽獄此言察士師所聽之獄也因言正于五過故卽先承五過言之審克五過之疵所以正士師之失出也審克五刑五罰之疑所以正士師之失入也傳及向來解者均失之疵猶弊也官反內貨來解者不一以傳爲當其罪惟均言卽以五過者所應得之罪罪士師也審克宜作審核漢書刑法志元帝詔曰書不云乎其審核之段氏玉裁曰克核古音同在第一部蓋古文尚書作克今文尚書作核克當爲核之叚借今案段說是也古字克通刻刻與劾一字核與覈一字皆可訓實故二字可通審克者審察

核實之謂也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謂士師所正之罪入五刑有可疑則釋其刑之罪而從罰五罰有可疑則釋其罰之罪而從過上文正于五罰五過者士師因情以求法此之刑疑罰疑有赦者入君察獄而平反向來解者未窺此指故不免辭義贅複簡孚有衆即王制所云疑獄汜與衆共也惟貌有稽貌依孔疏兼五聽言義乃備孔疏察其貌者即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元以爲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楚察其貌有所考合也傳專言色聽似偏有讀曰又見大誥言既與衆核信士師所上罪狀

而又以五聽之法稽察罪人也無簡不聽簡卽上文五辭簡孚之簡言士師之獄雖已核定無有不加聽察者傳及諸家之解類皆謂無情實則不聽夫必聽而後知其情實安有預知其不實而不聽之理乎且與下文具嚴天威義不貫矣具俱也義猶共史記周本紀作共是訓其爲共天威猶天討也此節承上文士師斷獄每降愈輕而言刑固欲輕然苟以私而故縱則非天討彼士師以五過脫人罪者其弊有五或畏權勢或報舊恩或信女謁或得賄賂或受干請釋文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案來疑求之誤馬云求請是也加賕字則與貨同矣孔云舊所往來干請者必素所往來之人蓋一義也

若此者以私廢法其罪與犯者同爾有邦有土者尚其審核之也五過之不當者固審核矣若五刑之中其情事實有可疑則赦其刑而從罰五罰之中其情事實有可疑則赦其罰而從過爾有邦有土者亦宜辯核之也以私出人于罪其罪惟均則以私入人于罪者其有罪不待言矣五刑之疑五罰之疑乃士師之聽有未明非以私故入人于罪也故但言赦而不言其罪則五過之非以私而故出人罪者亦無罪可知矣審核之道如何備乎罪狀必有衆人而又必以五聽之法稽考之以驗其情辭之待合而于士師所上一切罪狀雖已備核無有不加聽察此非好為煩勞也乃所以與士師共敬天威也夫一獄也既教

士師詳審以定之矣而又必從而察之察刑罰而有疑則必赦罪疑惟輕不敢令天下或稍枉也察五過而有私則必罪刑以弼教不敢令天下或廢法也簡乎而必曰有衆不敢有一念之自恃也簡乎而又必貌稽不敢有一毫之不盡也無簡不聽不敢有一事之或忽也穆王之訓詳刑者其曲盡爲何如哉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

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此節詳舉贖法序所謂訓夏贖刑者此也古者贖罪以銅舜典云金作贖刑金亦銅也孔氏穎達曰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孔傳于舜典稱黃金此言黃鐵皆銅也每言罰必先言疑赦者見刑疑卽從輕也每言罰必繼言閱實者見罰必當其罪也亂辭辭之似是而亂眞者不行法之已廢不復用者不僭于亂辭

則無或譸張爲幻矣不用所不行則莫或徵引爲姧矣察察之于心也法合之于法也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張氏行成曰殺人者死此上刑也然有誤殺者此適輕也則服下刑矣鬥毆不死此下刑也然有謀殺而適不死者此適重也則服上刑矣陳氏鵬飛曰罪重莫如殺人然所殺奴婢也非適輕乎罪輕莫如詬駡然所駡父兄也非適重乎參二說甚善他以此推夫上下比罪則罰以比而不齊輕重有權則罰以權而不齊世輕世重則罰以世而不齊然而不齊者罰也所以酌乎情之當而處乎理之安者則莫不齊

也用罰者惟齊其不齊使之有倫理而不亂有樞要
而不煩而已言罰錯言刑者先儒謂互舉以見義不
知此皆言罰罰必根刑而立刑不定罰無所施也然
言罰則刑亦在其中矣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
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
兩刑

察辭于差呂氏祖謙曰理直者雖屢問無差錯理不
直者十次說作十樣所謂差也非從惟從傳云猶曰

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語意不明孔傳謂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蘇氏軾謂囹圄之中何求不獲因之言惟吏是從者不可從也呂氏祖謙謂不從民之口而從民之心陳氏大猷謂從猶服也因其差而察之則眞情畢見雖巧辯不服從者亦服從矣諸解非于本句義曲則于下文不通吳氏澄曰察獄辭之參差不齊有不從順者有從順者當以哀敬之心折之獄辭旣定當得何罪則明白開讀律法之書與衆有司共相推度如卜筮之旅占咸欲庶幾乎中正其刑必如是其罰亦必如是所宜審克也案吳氏一

氣讀下甚捷今取而加釋之非從惟從與上文非終惟終一例言順曰從左傳昭十一年傳不昭不從注言順曰從謂順于理也占隱度也史記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占隱度也吳訓如卜筮之占猶迁庶即也獄成而孚謂刑當其罪也輸而孚謂罰當其罪也即緊承上其刑其罰言之輸者輸金入府之謂傳以爲輸獄于上不惟與下文其刑上備雷同且獄既輸之于上而皆孚則必有一定之刑矣又何有并兩刑之事乎宜其使上下文義重複不相貫注也反復誦之知其非是有并兩刑之有讀曰或見盤庚言不常有也穆王既詳訓贖刑之後復言以罰懲

民雖非致民于死然民亦因而極于病折獄不可不得其人也折獄之事非恃便佞惟在善良善良之人罔不合于中正也黃氏度曰佞可以屈人之口良足以服人之心佞多遷就故不中良務平實故無不中察辭之道必于其差別之中凡言之不順于理與順于理者一以哀矜之心折之又明白開啟刑書與衆隱度使咸即于中正然後刑之罰之不可不審核也及乎其刑已孚其罰已孚猶不敢自謂孚也其以刑上備之時且或并獻兩刑以聽上之從輕從重而不敢自決也言刑則罰在其中矣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

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官伯族姓傳訓官爲典獄之官伯爲諸侯族姓爲同姓異姓近鹽蘇氏軾曰呼其大官大族而戒之是也朕言多懼猶言朕多畏懼之言倒文也有德惟刑傳意未明陳氏櫟曰謂有德于民者惟此刑耳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傳謂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似非經指王氏充耘曰今天相民猶云天佑

下民作配在下言汝官伯族姓皆配天在下以相民也明清于單辭以下傳謂文有未詳遍考諸家大同小異均未有通順明澈者今聊以鄙見釋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作一截向來諸家均讀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爲句解不可通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作一截獄貨非寶以下作一截單辭者一偏之辭孔氏穎達曰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卽單辭也民之亂罔不中者中平也國語晉語夫以回鬻國之中注中平也私家猶私居王氏充耘謂偏有所主是也孔傳謂無敢有受貨聽詐成

私家于獄之兩辭後儒遂云家如君子不家于喪之家其義曲矣府取也廣雅釋詁文舊訓聚未捷功事也率功傳云猶罪狀是也衆畏惟罰言所長畏者惟天罰也非天不中中均也考工記弓人斲摯之必中注中均也平也見上惟人在命在終也爾雅釋詁文郭注云未詳遍考經傳亦罕有此訓竊意爾雅類釋詩書之文此在字正合作終解近邵氏晉涵取左傳將何以在陵人者多不在以疏爾雅猶未得其義也極至也爾雅釋詁文穆王歎呼官長大姓而言朕之言多憂懼朕之心敬于刑有德于民惟此刑也今天輔相小民使爾等作配在下苟能于一偏初進之辭而明清之是所謂片言折獄也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而民之

亂罔不平矣此使無訟之才不易得也其次則聽訟之才獄有兩辭聽必以公無或私主于一偏而失其正聽而偏私猶可言也因獄而受貨則刑罰必及矣彼或自以爲寶也不知獄貨非寶徒取罪狀天必將報以百殃其罰可長畏也是非天之待人有不均平乃其人自終其命耳若如此而天罰不至則刑罰失宜是非顛倒庶民罔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篇中呼告不同曰司政典獄泛言四方主政刑者也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蓋同姓長幼之臣也曰有邦有土蓋諸侯也曰官伯族姓蓋世家大族也曰嗣孫蓋諸侯嗣世之子孫也所呼雖若各有專指其言則先後共聽無所別也非德于民之中傳謂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乎增文曲說竊謂今往句何監非德句與何擇非人一例于民之中句中郎周禮士師受中之中中罪正所定也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司刺以三法斷民中獄訟成士師受之曰受中小司寇登之于王曰登中哲人惟刑以下傳以無疆之辭爲美譽義緒零散不相貫注吳氏澄

曰屬猶附著也哲人明理審法其于用刑也雖兩造
之辭紛紛無有窮盡皆使附著于五刑之極[illegible]
得其至當故刑咸適中而已亦有福慶也案吳說當
是五刑之極猶言五刑之標準也監于茲略頓爲句
茲指哲人詳讀曰詳穆王嘆言諸侯嗣世之子孫自
今以往何所監視非在于德乎于庶民獄訟之成者
尚其明聽之哉彼哲人之于刑也兩造雖有無窮之
辭必使之合于五刑之標準故皆中正而
今爾等受王嘉善之民當監于哲人而無